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61
13 Octo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六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洪德先生

(巴基斯坦)

理事国：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斯卡拉布尔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培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此的决定，如经理事会的同意，我现在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其他成员和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古巴、民主柬埔寨、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波兰、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斯里兰卡、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及纳米比亚理事会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布隆迪代表布瓦基拉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民主柬埔寨代表吉春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表沃达乔先生、加纳代表费利先生、几内亚代表西索科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拉维代表穆万巴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尼日尔代表吉马科耶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米纳赫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斯里兰卡代表卡纳卡拉特内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萨拉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米尼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利比亚代表的来信，要求也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因此我提议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同意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上述各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孟加拉国代表凯泽先生、博茨瓦纳代表莫加米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和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今天会议的议程项目。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哈罗德·沃尔特爵士阁下。我欢迎他到安理会来，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向安理会发言。我向你保证会尽量简短，因为我相信，对于安理会中各位杰出人士的头脑中被缠绕的事情很多，我应该只向各位陈述一些事实，而且只是事实。

首先，我要依照联合国各机构和联合国本身一向的惯例诚恳地祝贺主席荣任这个崇高的职位。我敢向你保证你当前的道路是多荆棘的。你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困难重重的。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们一定会与你充分合作，使你的任务容易一些。

安理会已经听到了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发言。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去谈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细节和其周围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是联合国

处理过的问题中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是该国被有些个人在委任已经到期之后，还在非法占领这块土地，不肯大方一点撤走，好象非要等到使用武力之后，才知道离去。这些人似乎以能在不正义的乐园中逍遥自在，建立部落观念和毁灭纳米比亚的民族意识而洋洋得意。

我现在只能再向安理会说一遍，非洲统一组织认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在安理会发言时所提的条件是个最低限度，少一点都不行。这些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第一，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这是已为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接受的。

第二，除联合国外，西南非民组应该是与南非直接会谈的唯一方面。南非要把它傀儡带进会议，在所不禁——但只能作为它本身代表团的一部份，而不能作为参加会议的一方面。

第三，会议应由联合国召开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

第四，在会议以前应将政治罪犯释放。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智囊都在监狱里，能够逃脱南非对西南非镇压和压迫未进监狱的智囊不多。

第五，南非应先承诺从纳米比亚撤退部队。

至于这次会议的形式，则可以到开会时再讨论。

这都是有助于为西南非及早独立创造适当环境的条件。

至于独立以后所会遇到困难，那是可以由非洲来解决的。整个会议所应该讨论的是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起建立一个内部政府，安排一次制宪会议，释放政治犯和南非部队的撤退；这次会议应该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并由联合国召开。

我看不出这些条件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有意协助这一非洲地区避免流血和大屠杀的人士怎会不坚持这样的条件。我坚信只要有决心，我们立即可以把这个不正义地狱变为正义天堂。如果在座各位，能够明辨是非的话，则做到这点是毫不会有困难的。归根结底，南非有什么权利说话？这块领土是托给它管的，是一块委任统治地。现在委任已经满期。该政权是否想对世界所有国家说，“我是你们的老爷和主人；我要离开时才会离开。我定出条件，你们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我才答应撤出我的部队和我自己”？

我坚信现在在场的超级大国们可以用它们的有益影响来保证我们要求的条件——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获得执行，并要那些正在为友好和平奔走的人作出这样的声明。

到此，我还要说几句题外的话。

为什么象美国这样明智这样在为世界奔走和平的国家就不能接受安哥拉为联合国会员国？它难道还不能大方一点明白安哥拉已经胜利了吗？难道它再要等二十一年才能接受安哥拉为联合国会员国吗？我深信美利坚合众国是会接受这一呼吁的。

我要说的到此为止，我希望安理会各理事国会了解我们的确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此事失败，那末，将西南非洲情势的发展，又不知要比越南严重多少。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对我的祝贺。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十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要职位；并希望你能圆满达成你的重要任务。我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贵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感到十分高兴。

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机会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到这里发言。

在讨论我们议程上的问题时，有些代表因为对纳米比亚人民所继续作出的罪行，曾提到德意志帝国时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关于这点，我要指出，当时的劳工运动代表就已经大声抗议，谴责德国殖民势力的罪行了。

今天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我不但愿意最强烈地谴责过去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表现的不正义行为，而且坚决支持对南非殖民主义者及其同伙残酷侵略和镇压另一民族所作的控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与在纳米比亚横行的源自德国的反动势力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些势力现在仍在温得和克沿着德皇大道和以戈林和戈培尔等老牌法西斯分子命名的广场附近齐步行进，他们继续拥护戈培尔的种族歧视法律和其他纳粹观念，他们至今仍在纳米比亚设有领事机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宣布支持和同情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为反对南非共和国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争取其自决权利而进行的正义和英勇的斗争。

在目前这些辩论中常常有人提到一事实，就是沃尔斯特政权顽固地对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置之不理，甚至在安理会中不时作出的含糊许诺也没有实践，显然是违犯国际法的，沃尔斯特政权，至今还是占领着纳米比亚。

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 385 (1976) 号决议的遭遇亦复如此，这个决议要求比勒陀利亚在今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采取措施予纳米比亚以充分独立。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提的是在最近就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讨论中，有些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几次在这个议席上建议再给南非一次机会。南非的确抓住了那次机会；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可是南非抓住这个机会，并不去严格遵守联合

国决定，而是利用了这些决定进行分化，借以换取时间，甘冒不讳地用新的途径和新的办法来维持它在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后阵地的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这种分化手法的真实性质和其隐藏的用意和进行这种策略者的身份——都可以从安理会大多数的发言中看出来：例如毛里求斯常驻代表的发言就很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图尔恩哈勒体育馆的傀儡戏。

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就只好同意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话，他指出有一个安理会必须处理的逻辑问题就是，这种经常藐视《宪章》的情事是不是应该使我们发生南非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本组织会员国的疑问。

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如此傲慢无礼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基础：利润的动机迫使国际垄断资本不得不与沃斯特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合作。目前它们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其亲希特勒和戈培尔种族主义理论而使英国不得不予逮捕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打交道而恬不为怪。

在被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境内，黑人正在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过是在该地作业的垄断资本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储备。黑人的工资不到白人的十分之一，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一个贫民区或警察区系统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正如有人在这里指出过的，国际垄断机构正在残酷地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禁止掠夺这些资源的第一号法令也完全未被理会。

比勒陀利亚当局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显然都无意放弃纳米比亚这个剥削对象；因此，他们希望要纳米比亚人民继续置于南非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

安全理事会在讨论南非对年青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武装侵略的时候，曾在其第387(1976)号决议中提到南非还把纳米比亚当作一个侵略非洲邻国的桥头

堡。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九月二十八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曾详述了南非部队在纳米比亚扩充军事设施的情形。事实上，正如最近报刊所报导的，南非用“边界行动计划”的代号正在该区域建造一个大型空军基地。据说这个基地和南非在纳米比亚领土的其他军事基地一起，目的是在保护西方在南大西洋的海道。一本叫《青年非洲》的刊物说，目前正在计划成立一个旨在辅助北约组织的南大西洋公约。

因此，西方国家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对于沃斯特政权的政策也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势力的特殊利害关系，但这些利害关系是决不会与非洲人民的利益一致的。

纳 亚是早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和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我完全同意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刚才说的话，纳米比亚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事实上，如果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个决定，要求南非殖民势力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并立即将势力移交给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否则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就要立刻与比勒陀利亚断绝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我相信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都会群起仿效，南非的统治势力也就会了解事态的严重性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某些大国的立场，还不能通过一个象这一类的提案。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不可知的。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动听的话。例如，有人说对于非洲人的决定要尊重。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却并不是那末回事。否则，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老早就该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了，因为这毫无疑问的是大家一致的意愿，不仅仅是非洲国家的意愿而已。

另外，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恫吓企图，也该停止。如果说有人在战争和种族仇恨方面煽风点火，则就不应该对着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支持者去说，而应该对着沃尔斯特及其支持者去说。几十年来沃尔斯特政权一直在同纳米比亚的人民为敌。

这个战争必须停止。 如果不停，则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不但仍会继续，而且毫无疑问地更会日益加强。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和在这里发过言的非洲国家代表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 其实他们这样说，也不过是根据了历史上的教训而已。

如果今天比勒陀利亚和接近它的那些西方势力觉得有必要耍一套政治和外交的花招的话，那也是由于世界势力消长的改变和非洲人民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斗争成功所致。 但是外交和政治的花招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

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了一个入情入理，切合实际，旨在使纳米比亚人民免受更多苦难，就能行使自决权利的详细方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坚决地支持这个方案。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根据以往十年的事实，当前存在的局势以及已经可以看到的未来大势来作出结论、通过适当决定的时候了。

主席：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苏联代表团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重任，并预祝你工作上的一切顺利。我认为你一个月工作的最大成功应该是在结束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时，作出一个符合纳米比亚人民和该地区和平事业有利的决定。主席先生，阁下是一个在双边和国际关系上一向同苏联政府有广泛有效合作的友好邻国的代表，在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整个期间，一定会得到苏联代表团的全面合作和谅解。

我也要向安理会的前任主席、友好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基希亚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他在上个月最成功而有效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们希望特别强调许多非洲和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战斗的纳米比亚人民的领袖、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先生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和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热烈欢迎努乔马先生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这些重要人物之出席安全理事会，是纳米比亚和全非洲人民重视这一次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情况的证明。他们的参加不仅无疑地会使我们对于纳米比亚情况的危险性有更清楚的了解，并可以帮助安全理事会达成正确的决定。

我们在这儿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已经不止三十年了，在这整段时间内，进步人士一直都在为纳米比亚的解放而奋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最后关头，必须采取最坚定、最有决定性和有效的措施来把纳米比亚从占领者手中立刻解放出来，立刻解决这一已经成为加强南部非洲和其他各地的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的问题。大家知道，安全理事会在对纳米比亚问题一致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时，它只是向占领者提出了一些最低的要求。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温和的决议。我们在这个决议里要求些什么呢？我们只对那个占据纳米比亚，且在联合国大会和理事会的决定之后，还是不肯放手的先生们说：“先生们，请你们悄悄地离开纳米比亚；撤退你们在纳米比亚的所有行政和军事人员；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投票；让纳米比亚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和权利。”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虑这件事，真不知还能多提多少要求。这些就是安全理事会在那未见执行的决议里所提的最低要求。

南非毫无捉住这个机会的倾向——一个大好机会，也是它最后的机会。它不动手执行安全理事会这个决定。这样子，如果我们再也不想把这个问题一直摆

在我们的议程上，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纳米比亚的解放并看到这个多难的国家的人们获得自由和独立，那么安全理事会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分析那儿情况的发展，以及南非政府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及其他决议的规定而实际采取的步骤，然而考虑为了执行那些决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的代表团很仔细地听取了西南非民组、非洲各国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在这安全理事会的发言，这些发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南非政府不但并未采取任何步骤来实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而且继续加强在该国的殖民政权，残酷地压迫着任何抵抗的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在审议这个题目的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并使审议更接近决定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整个国际大家庭都愤慨地拒绝了南非所谓的关于纳米比亚未来的建议。事实上，南非不在安全理事会袒然而肯定地承认它对纳米比亚的管理为非法，承认它过去的行动错误，现在准备执行联合国的决定从所占领的纳米比亚撤走其军事和警察部队，把管辖权交还给纳米比亚人民，南非政府却要另搞一套。不仅是外交家们，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报纸的读者和普通人都能看透的手段和花招。在我们看来，这些手段和这些建议并无助于纳米比亚人民合法目标——即马上取得真正的独立——的达成，而只有使这一机会，更其渺茫。

比勒陀利亚政府明知道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的任何其他机构都不会承认由南非一手造成的纳米比亚制宪会议的合法性的。因为这个会议是由种族主义者为了种族主义的目的而搞出来的。是为了继续要对该领土的人民进行压迫而搞出来的，更因为被联合国认为真正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西南非民组没有参加。比勒陀利亚政府，象其他很多没良心的掌权的人一样，就想强迫我们承认这个非法会议作为对载于第385(1976)号决议内的安全理事会要求的答案。这是不尊重本组织、不尊重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权威的一个明显例子。这是南非践踏其依照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自愿承担下来的义务，不遵守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显著例子。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占领政权在这一年里的罪恶行径，已经证明了这些种族主义者还不愿意离开纳米比亚。我们相信南非政府毫无执行联合国要它停止非法占领

纳米比亚的决定的意思。相反地，它发动了一个疯狂的行动方案加强对这个领土的军事和警察力量，以配合它对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对其人力资源的赤裸裸的剥削。昨天第四委员会在讨论跨国垄断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本身发生的事情是血淋淋的。

与此同时，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还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军事费用。在北约组织的协助下，它已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全非洲最大的基地，更不消说是全南非最大的。南非政权还大大地增加了它的武装部队。据报上并未夸大而可能只有缩小的消息，去年一年的军费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向一些西方国家购买军事技术的数额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些是用来对付谁的？谁在威胁南非？是大西洋或印度洋上一些岛上的人民吗？不，根本没有这种威胁。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某种利益在做。谁的利益呢？是为了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控制，为了维持那个新种族主义的政权。

我们同时也被南非已经决定要发展它的核能潜力的确实消息所震惊。在南非加紧军事部署的政策中，它显然已把用纳米比亚作为对抗附近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基地这一着计算在内了。还有，各位可知道南非还通过了什么法律，使它在必要时可以直追到赤道？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纳米比亚已经被变成一个基地，一个对邻近的非洲国家采取敌对行动、组织分化运动、进行挑衅和侵略的基地。除此之外，不作别用。这种活动，构成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其规模是安全理事会所熟知的。就去年安全理事会就不得不警告南非，如果它继续采取这样危险而富于侵略性的行动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南非共和国狂热地企图把整批西方国家，特别是北大西洋地区各国网罗在参加南非继续控制纳米比亚的迂回战术之中，已引起了联合国和世界舆论，特别是非洲各国的警觉。那些种族主义政权和支持它们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了掩饰它们在各个阶层愈来愈频繁的接触，不让非洲国家和全世界知悉他们这些接触的真正目的，故意装模作样把自己扮成南部非洲问题和平解决的拥护者，装出支持纳米比亚、南部罗得西亚或津巴布韦的多数统治的样子。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受这种声明欺骗的。在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说：

“……但是事实上，同从前一样，他们在遏止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南非共和国本土居民争取正当权利和终止可恨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正义斗争方面，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法，从直接压迫和暴行直到通过政治花招和金钱施舍，在使民族解放运动变换争取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目标。

“在全世界众目昭彰之下，他们想叫这些人民作些什么呢？要他们放弃自由和独立发展，即沿着社会进展的道路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A/31/PV.7，英文第78页）

这里还有一点也可以证实南非政府会在什么情况下才愿意离开纳米比亚。那就是马伦先生所说的，必须要纳米比亚能够有一支良好的，能够依照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意旨，维持该地情况的军队之后，才能离开。

苏联代表团坚决谴责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所采取的危险的侵略路线。我们抵制企图拖延公正和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切阴谋。我们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及其支持者的一切要求，即马上停止透过谈判的操纵，急为纳米比亚问题求一完全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所载条件解决办法。我认为毛里求斯代表提醒我们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是非常对的。我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无条件地支持他的发言。

比勒陀利亚当局所采取的危险路线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有效的紧急措施。过去的经验显示，安全理事会不采取坚定有力的行动就会被种族主义者解释为安全理事会没有执行宪章规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心。这正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政权和他们的保护者们所要我们做的事。

认清纳米比亚的情况是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是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并考虑到南非之并没有奉行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中关于解放纳米比亚并从该领土撤离军队的最低要求，苏联认为安全

理事会这一次应该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最严峻最有效的措施。

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责任。所以我们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赶快早日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非洲统一组织第十三届会议，具体考虑了对南非的制裁问题，在其决定中强调：

“在所有各方面严格执行制裁不但有助于消灭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对南非人民的解放也将有重大贡献。”

这段话也可以用在纳米比亚上面。

苏联代表团认为所有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都是关心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希望消灭殖民种族主义政权的残余的；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得安全理事会最后还是能够顺从联合国内反殖民主义多数的呼吁而对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这种措施可能包括安全理事会中一些理事国所提的建议，即迅速禁止以任何型式的武器、军事物资和生产武器和军事物资的设备、以及适当的军事情报等供应和转送给南非。

苏联代表团坚决支持这些建议。我们认为，各国即刻停止与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佣兵之被招募到纳米比亚和南非去服务，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整个国际大家庭有义务执行的起码措施，如果它们真正——而不仅是在嘴上——愿意支持宪章，并反对南非共和国在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侵略政策。

同时对于在其唯一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决心争取解放和即刻结束种族主义占领的纳米比亚人民也需要提供全面的援助和支持。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还必须严厉谴责沃斯持续耍所谓召开制宪会议的花招。这些花招的用意是想躲避明确执行联合国的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同时对于一些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同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无耻合作，也必须加以制止；因为这样的合作有利于拖延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执行上述的措施不但能导致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而且对于整个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加强，也将有所贡献。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西南非民组已经开出条件。这些条件是应该依照安全理事会决议予以做到的另外一个最低要求。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挺身而出，不是用坚决的字眼，而是用坚决的行动、工作、实践。纳米比亚必须解放——不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而是马上；在可能的最早日期；即刻。纳米比亚人民必须做他们自己国家、自己命运和自己前途的主人——不是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而是现在，马上。我们必须立即抵制想拖延对这个国家的殖民统治的任何花招。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来援助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问题，获得迅速而圆满的解决。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国家和我所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莫加米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我们这次有机会参加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再度辩论，我要向你，和通过你向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诚挚的感谢。

先生，我愿意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十月份的安理会主席。

安理会现在再度召开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正是全世界集中注意南部非洲局势的时候。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仍然顽固地不肯妥协，安理会经常需要为这个问题召开会议。九月份的非洲集团主席在几个星期以前提醒安理会说，这些年来安理会已经通过了十六个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但是，正如我们所料的，南非政府就是不顾国际舆论，漠视了所有这些决议。

一九七六年一月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限南非政府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以前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安理会在通过这个决议时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在以后举行的会议上审查南非对该决议规定的执行情况。如果南非不遵守有关规定，安理会将在会上审议采取《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我们都知道，南非并没有遵守该决议所载的安理会规定。国际社会日益关切地注视着以虚假的所谓宪政会议为手段的阴谋诡计，这个会议据说将导致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在两年后独立。经国际法庭在咨询意见中揭露南非赖在纳米比亚和占领纳米比亚的非法性以后，我们正确地认为南非漠视联合国的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目的是延续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而目前正在巩固南非本身的种族主义的社会和政府结构。

南非的用意是，只在该领土设立一个傀儡政府，作为南非同争取南部非洲的自由、种族平等和解放的斗争力量之间的缓冲区之后，才终止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这不但保证了南非继续剥削纳米比亚的资源，并且有利于使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利益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进行剥削，该地域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正利用这些经济利益集团来影响西方舆论，从而使这种政权获得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同情和保护。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南非漠视国际舆论，因为它完全知道可以依赖它的传统盟友的靠得住的支持。也就是这种支持使得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决议失去效力。关于这一点，我要指出，曾经有人屡次提出警告，指出这种似为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这种短视的、自私的阴谋、安排和其他这类办法是会发生危险的，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应当指出，在默认种族主义社会和政府结构的基础上，即使是有条件的，任何援助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于那种剥夺纳米比亚全体人民选择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的权利，从而破坏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团结的阴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种恶毒的手段，要把班图斯坦政策扩展到纳米比亚，把该领土并入一个在南非傀儡控制下的各部落的帮联。确实，由一批南非自己挑选的部落分子，加上其他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伙人所组成的宪政会议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纳米比亚真正的政治领导人所提的要求的。我国代表团驳斥南非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这种建议绝达不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安理会所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的目的。

毋庸置疑的，纳米比亚问题是国际性的。南非应当同主要的南非解放运动——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承认的真正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安排把政权转交给一个自由的纳米比亚而不应同那些自己挑选的、唯命是从的、只顾自己部落的分子进行会谈。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实施高压政策，除了旨在延续种族主义结构的利己原因之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力求防止战云密布的南部非洲爆发种族屠杀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在有些情形下新兴国家往往是由于我们今天在纳米比亚所看到的这种短视的方案，而终于陷入重大的冲突，最后对安全与稳定造成有害的后果，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

少数统治和种族主义造成了政治紧张气氛。在这种气氛下，鉴于南非非法赖在纳米比亚对非洲邻国的领土完整造成军事威胁，安理会因此更必须不折不扣地要求南非立即从该领土撤退。南非的撤退毕竟不可能引起任何恐惧，因为南非的撤退将导致符合纳米比亚人民愿望的民族独立，这正是我们要设法达到的。但是我们日益不安地目睹从纳米比亚发动的威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的军事挑衅。所谓《安全法案》使该地区种族隔离国家的武装部队在整个赤道以南的非洲进行无限制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有助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反应是：妄图完全漠视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民组的任务和重要性，虽然西南非民组准备同南非会晤，讨论转交纳米比亚政权的问题。尽管联合国对该领土在法律上负有管理权，这种企图和安排完全漠视联合国监督自由选举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权力和愿望。这种计划和安排——不论名称是什么，是“特恩哈利会谈”也好或其他名称也好——并没有任何释放政治犯和让由于政治原因被放逐者返回纳米比亚的规定。事实上，我们却目睹南非在温得和克的行政机关变本加厉地横施逮捕和压迫。参与这种所谓会谈的人对这种压迫行为根本不表示关心，也根本没有提出谴责。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阴谋和安排完全是部落主义的，缺乏一个民族行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

不可剥夺的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的必要条件，是不屑一顾的，而且是非法的。我们要求安理会注意到我们的这些意见。

西南非民组的主席几个星期前在一篇声明的结论中列举了几个关于协助把政权转交给真正的纳米比亚政治领导核心的条件。在我们看来，这些条件中没有半点对安理会希望实现的事业有不利影响的。由于基本问题是那末明显，由于已给予南非更多的从纳米比亚撤退的时间，从而尊重，而不是蔑视安理会的权威，全世界正万分关切地注意安理会的会议。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决心不会稍减。

我国代表团相信任何有关纳米比亚宪政方面的进展应当在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充分参与下决定。为了达成这一点，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让被放逐者返回家园是很有必要的。南非应拆除在该国际领土内的一切军事设施，让所有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从事政治活动。

为了一些其他的理由——有时候很明显——安全理事会无法对纳米比亚行使其管理权，只能采取一些无关痛痒的措施，仅仅为了不放弃这些问题，对纳米比亚问题仅仅保持象征性的关心而已。西方国家，特别是安理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在过去屡次使用否决权和反对强制性行动来维护南非对于确保纳米比亚迅速走向独立负有重大的责任。

安理会的威望到了危急的关头。安理会必须采取《宪章》所规定的适当措施，迫使南非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会无可避免地丧失它的威望，损害其处理足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能力。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表现出切实关心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纳米比亚人民，以致不辜负纳米比亚人民对它的信任。

主席： 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的祝贺和祝愿。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孟加拉国代表。 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发言。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向阁下和贵国祝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的崇高职位。 我要诚挚地提一下二十多年来贵我两国间的友好和亲密关系。

主席先生，我也要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给我这个机会来表达我国对于纳米比亚的当前局势所感到的深切关怀。 最近在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证明该区域内的种族冲突现在已经达到危机程度，可能使整个地区卷入惨重的大屠杀。

种族歧视和统治必须停止，而代以自由和种族关系上的正义和平等。 非洲人民已经正告世界社会，他们不愿意再把自己应享的不可剥夺权利当做他人的施舍来接受。 如果国际社会不帮助他们，他们就会自谋出路，不论代价为何。

安理会当前的任务是决定如何才能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达到其合法的权利和愿望。 安理会应该全力做到在其会议上有扭转人类悲剧的能力。

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在联合国主持下把权力移交纳米比亚人民这两件事的必要条件已经由安理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第385(1976)号决议作出规定。 安理会在长时间的审议以后慎重决定了这些条件，认为它们是确保纳米比亚人民充分行使自决权利的最低要求。 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府不但没有按照要求遵守这些条件，而且在它对联合国的答复中措辞含糊，并在纳米比亚开始做了一些简直等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的行动。 该政府把令人不能容忍的种族隔离制度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头上；继续掠夺该领土的自然资源；继续它在纳米比亚所施的压迫性政权和继续进行纳米比亚军事化。 最后，它开始进行一个纳

米比亚班图斯坦化政策，目的是要永远维持它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南非所作关于纳米比亚前途的提议已经被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谴责为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而且没有合法性。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的我国完全支持这些看法。

现在安理会应该采取适当行动来实行《宪章》为它所定的义务，以确保南非遵守安理会所规定的条件，保证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沃斯特政权继续违抗安理会而不受惩处。安理会现在应该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考虑如何对南非采取制裁行动。安理会上次讨论这个提议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有些理事国对于国际和平和安全事实上确已受到威胁的说法还不太相信，或者半信半疑。我国代表团要向它们指出，若干事态已经证明它们所抱的希望和假定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流了很多血了。

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其他地区人民的斗争不容置疑地证明该区域的种族矛盾必然会激化成为一次残酷战争，而这次战争不但会影响该地区的国家，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我们也相信国际社会无论在集体或个别方面都必须负起道义、政治和历史任务，避免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合作使该政权可以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我们应该表示与纳米比亚人民团结一致，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他们为争取自由和自决对一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者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不但不应该拖长南部非洲的大悲剧，而且必须认识到拖延下去会发生怎么样的悲惨后果。拖延下去徒然会在牺牲人命方面增加代价。

如果国际社会一定要等到更多的索韦托和更多的流血事件才采取行动，我们还不如休会，把世界交给那些宁愿看管静寂的坟场的人。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对我和我国所说的亲切的话。我也要藉此机会向凯泽

大使和他的同事们再度热烈感谢他对我个人所表示的贺意。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大会前任主席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利比里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热诚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我相信以你多方面的经验，你会在这一重要事项上努力导引安理会达到圆满的结果，这件事必然已使所有有良心的人感到不安。同时，我也要赞扬你的前任，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基希亚大使，他在九月份主持安理会的工作领导有方。

安理会成员知道，利比亚一直积极鼓励纳米比亚土著人民获得政治独立，支持和促进他们的事业，现在对他们的社会经济问题仍然深为关切。

一九五四年，利比里亚在第四委员会的代表于讨论过南非未未能将西南非洲交给联合国托管制度一事所涉该领土的法律问题以后说，既然南非不愿这样做，就不能拒绝承担委任统治所带来的义务和责任，其中包括禁止南非吞并西南非洲的一些国际合约义务。他进一步说，如果南非政府认为在西南非洲方面的委任统治已经随国际联盟的解散而失效，那就必须同意它在管理该领土上的权力也同样失效——当然，如果该政府完全靠武力在行使统治，则又当别论。

一九五六年，利比里亚代表想设法将该领土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因此提出 A/C.4/L.445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由于殖民主义大国及其同伙在联合国所进行的有力的游说和控制，决议草案因而经过订正，它的最后定本要求秘书长研究途径和方法来圆满地解决西南非洲问题，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步骤，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西南非洲委员会提议把南非违犯西南非洲委任统治一事按照有关强制管辖权的规定提到国际法院时，对于该提议所作法律上的解释认为提出提议应是国际联盟

的前会员国的责任。利比里亚代表为此目的，主动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其中她和其他提案国代表要求曾为国际联盟前会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以南非危害西南非洲土著人口、违犯委任统治的神圣信托为理由把西南非洲这一案件提到国际法院。

利比里亚政府针对这个重大挑战的另一反应是向国际法院提出对南非的控诉，尽管利比里亚是一个贫穷国家。埃塞俄比亚政府后来也参加提出控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都是国际联盟的原来成员。

不错，国际法院的多数意见避免对于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所提关于违犯委任统治的神圣信托所带来的问题作出答复，但是国际法院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就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南非执行其西南非洲委任统治方面对该政权提出的控诉所作的判决在世界各地触发了对该法院相当严酷的批评。

利比里亚外交部长鲁道夫·格兰姆斯阁下在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发言中提议为西南非洲设立一个专设委员会。他说：

“因此，利比里亚代表团首先要提议大会设立一个专设委员会，其成员立即由大会主席任命，大会主席应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就将于本届会议休会前设立的联合国西南非洲委员会的目标、职权范围和组成向本届会议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的任务至少包括下列各项：

“(a) 尽速终止该项委任统治，以便导引西南非洲居民走向自治和独立，因为南非已经证明不配负责这个委任统治，而且继续在最主要的各方面违犯这个委任统治；

“(b) 尽速消除该领土的领土隔离政策；

“(c) 保证为该领土的居民提供一切技术及其他协助，以促进他们的物质福利和社会进步。

“专设委员会应该推荐途径和办法，以便联合国可以在西南非洲有效地确立它的监督权力，树立它的影响力，并应研究所涉行政、经费和人事方案。应要求秘书长协助委员会的工作。”

(A/PV. 1414, 第78和79段)

利比里亚外交部长的提议获得接受，并被载入第2145(XXI)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中。该段全文如下：

“设立西南非洲专设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指派十四会员国组成——以便建议管理西南非洲的实际方法，使该领土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并实现独立，并至迟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以前尽快向大会的一届特别会议提出报告。”(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 第6段)

就是这一段使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设立起来，利比里亚是该理事会的一个成员。

同样重要的是利比里亚代表在大会第四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他说如果南非政府继续忽视世界舆论和大会及其他世界机构的决议，那末该领土人民，即纳米比亚土著人民就只好采取行动，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因此，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人民正开始认识到一个严酷的现实，就是一国人民的独立和社会及经济发展不是垂手可得的，有时必须牺牲人命才能获得，这个现实也打击了南非政府过去对纳米比亚的铁腕控制。

现在我国代表团要声明，南非政权没有放弃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这种顽固态度使纳米比亚当前局势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作为联合国《宪章》签署国的南非根据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作过这样承诺：

“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之宗旨。”

而第五十五条要求促进

“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府违犯了这个神圣的法律承诺，不但继续在南非进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在纳米比亚进行一种凶残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尽管纳米比亚由于委任统治的撤销现在已经成为由联合国负责的委任统治领土。

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再度要求南非无条件撤出，并为和平地将权力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作出规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在给安理会的答复中，再度玩弄混淆伎俩来掩饰它继续对该领土行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控制的意图。

我们不能接受所谓的制宪会议，在这种会议上自称是纳米比亚人民代表的种族隔离政策支持者和特选指定的部落分子炮制一些准则，在假民主的借口下进一步巩固种族主义政策，保证南非及其同伙得以继续掠夺和非法剥削纳米比亚的资源。还有，在一个领土走向独立时，如果管理当局自己指定一些人出来，就会发生下面的恶劣影响：使独立后土著人民中间往往会发生的冲突更加恶化。应对这种情况负责的正是那些宣传黑人或非洲人民不能自治的分子。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发表的一次声明中，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谴责南非在温得和克的行政当局的最近战略是非法的、含糊不清的，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

我国政府要坚持我们的要求，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的前途和纳米比亚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将要采取的独立形式只能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决定，绝不能由任何其他人决定。我们利比里亚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接受认为纳米比亚人民是由几个民族组成的这种分裂性概念。我们认为这是南非政府在全面地公然企图破坏该国的不

可分的特性，在该领土执行卑鄙可耻的班图斯坦政策，促进该国的巴尔干化，使它继续沦于领土地位。

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说太多的话。事实是人所周知的，南非的阴谋诡计也是世界社会中的一个公开秘密。我们认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侮辱，我也必须说一下，我们认为它在纳米比亚继续统治对本组织来说是罪大恶极的事。我们应该迫使南非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及其不可分的特性，应让纳米比亚人民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合法权利。

一九五六年大会第十一届会议我担任第四委员会副主席时，曾说过我认为西南非洲问题和联合国面临的其他问题同样重要，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推到不明显的次要地位上去，何况委员会所有成员都特别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利比里亚政府仍然认为纳米比亚问题是联合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特殊事件。大会第2145(XXI)号和2248(S-V)号决议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安全理事会在第301(1971)号决议肯定了国际法院关于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属于非法所提出的意见，这两个机构共同建立了一个扎实的法律基础，使联合国能够通过可行的途径来把权力从南非和平地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利比里亚现在和以往十年一样，认为而且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被称为纳米比亚的这个国际领土的人民应该毫无保留地得到他们不可剥夺的自觉、独立和领土完整权利。

根据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我们坚持现在必须由联合国主持在纳米比亚举行民主选举，而且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更有必要以更大的热情和效率作出具体努力，来确保南非政府从纳米比亚撤出，从而给予该领土人民以决定自己前途的合法权利，并为这件事铺好道路。

我们相信而且坚持南非政府应该无条件地立即和纳米比亚问题直接有关各方开

始制宪会谈，以期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充分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求参加任何这种制宪会议的主要方面必须是，第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其他非洲政治团体可以与西南非民组联合参加；第二，南非、纳米比亚的事实上但非法律上的管理当局；第三，联合国，纳米比亚的法律上的管理当局。

此外，我们坚持上述制宪会议在纳米比亚领土和南非以外举行，联合国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参加。

我觉得应该提一下南非总理约翰·沃斯特在一九七五年年初说过的话，他说“我们不要西南非洲领土的一寸土地，如果我们能不再受西南非洲问题困扰，我是求之不得。”我们在此时此地就要考验沃斯特先生，要他履行诺言——现在就履行，不要等到一九七八年。《宪章》第七章并不限于外交、政治或经济压力，我们应该加以援引来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

最后，我想向安理会引述我国总统威廉·托尔伯特先生关于一国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几点想法：

“利比里亚在129年前诞生时的情况以及建国初期所面临的敌视的环境帮助形成其坚定不移的信心，因而使利比里亚始终彻底积极地支持为争取自由和不可剥夺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被压迫的人民。我们郑重地重申这种支持，并在此再度承诺支持一切人民在争取自决和独立方面的合法努力。”

我们认为南非必须现在立即退出纳米比亚，而不是一九七八年。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美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只想说一下，美国代表团非常赞赏代表毛里求斯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的话，并向他保证美国政府一定会充分考虑他的意见，他当然也绝对可以抱这种期望。

主席： 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 如果没有别的人要发言，我就提议散会。

我曾与安理会各理事国作非正式的协商，我宣布安理会审议这个项目的下次会议定在十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